

王爱红的诗

不停走动的秒针

不停走动的秒针
像一匹负重的马
在夜来时候,我似乎觉着
它拖着这个黑夜的时针
仿佛有些吃力
踏踏踏踏的声音
宛如逗留在树梢上的风
一阵紧似一阵
分针像坦克那样向前推进
白天轰然来临
那匹黑色的马可能需要休息
万籁此俱寂
也许换了一匹马
一匹白色的马走得更快
但是,一点声息都没有

关于垃圾分类

把垃圾分了类
好像垃圾就不那么脏了

检查垃圾分类的师傅
说我分得好
居委会的一位年轻的干部
还要我传授经验

我说,每次放厨余垃圾的时候
我都感觉
好像是养着一头猪

关公战秦琼

餐桌上,两位长者按照自己的喜乐
在比较廖昌永与戴玉强他们谁唱得更好
争论不休之际,一位音乐学院的教授
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
他们两个比不了,因为
不在一个声道上
如果,硬要让他们比的话
那就是关公战秦琼

我的大海

大海——
你在这里呀
悄悄地
把我的大海
带到高处
一轮圆月

拳王戈洛夫金

拳王遇到的对手越来越强大
失败像一个冬天的傍晚在逼近
我为他捏了一把汗
村田凉太一个又一个重拳打到了软处
雨点像电焊一样击打在铜墙铁壁上
他眼看就要倒下了
这次,他又挺了过来
我向他表示祝贺,也略感遗憾
他的失败不像胜利那么多

拳王在慢慢变老
金腰带却不会褪色
周日的上午他没有倒在拳台上
他的失败像胜利一样辉煌
阿瓦雷兹,拳坛的帕斯
把他捧到了最高处

作者简介:王爱红,男,山东潍坊安丘市人,中国作协会员。出版诗文集、书法集多部,曾主编或参与主编《当代著名诗人作家手迹》《中国文艺30年》《文艺报》美术书法专刊以及《当代美术精品》《中国诗人生日大典》等,现居北京。2015年获人人文学网诗歌新锐奖。2016年获首届《山东诗人》优秀诗人奖、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2017年,获长河文学奖诗集奖等。

敦煌(外一首)

甘肃·马萧萧

甘肃的白菜心,
偏偏,是偏远的敦煌

风沙中行走的每一匹骆驼
每一个儿男
也都是一颗白菜心,
也都有一个敦煌

阳关加法

站得越高,放得越远……

且替早逝的霍去病
把胸中的闷气放生

天,放出了一朵又一朵
唐宋元明清的云

谁,阳光之下放大的影子
把一个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故字
加一撇,加成了:西出阳关无敌人

潼河,我儿时的摇篮。

潼河,发源于安徽省灵璧县渔沟镇砖山村南的一片芦苇荡,自发源地南下,流经本县高楼镇,主河道很短,几十公里,汇行于老滩河的红泥沟,跨湖入海,行踪匆忙。

潼河因流经本县的潼郡村而得名,沿河虽不气势宏伟,但也不失河流家族中的傲慢,沿途繁衍生息着千年农桑,护佑着沿岸百姓虽历尽沧桑,但传奇不断。

潼河边上的潼郡村,历史悠久,灿烂的文化与文明,名播千秋,令人感叹。

潼郡,古代曾为县、郡、州治所,为古代名城。很早以前这里为取虑聚落,取虑,春秋间(庐),秦时置取虑县(取虑,为复姓姓



空山静水

安徽·杨慧涛摄

潼河

安徽·李保璧

氏),属泗水郡。汉时属临淮郡,三国时属魏下邳郡,晋朝属下邳国。北魏时置临潼郡,以所置郡治位于潼河北岸,因临潼河而名。南朝梁置潼州,北齐时改临潼为潼郡,隋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废郡,入夏丘。唐朝归虹县,宋朝属灵璧。

从潼河源头行十余里便是潼郡村(今名),河沿村西而行,历史上潼郡水利发达,漕运往来。潼河,古唯水在潼郡村庄南部通过,元光初年(公元1222年)在此设仓都监。

古往今来,潼河在水源充足之时出尽了风头,而今已河枯石露。站在源头的砖山村南大堤上远眺,目及之处,河床消失,功能全

无。往日兴盛,几废如平地,传说中的舟楫相拥,往来漕运,桅灯点点,笙歌袅袅,芦苇鱼虾,挑夫码头,早不知沉溺于何处,那一路风光尽失,庄稼蒿草已填平河床,唯大雨之时,可见汪洋一片,河流的功能不能再现,正应了那句“沧海桑田”的警喻。

去日,荷锄下田,在一片庄稼地中偶见一水泥桩,上书正楷“潼河”二字,丢锄抚思,心潮不平,当年那“笙歌十里古潼河,两岸桑麻养农家”的景象再现脑际,那当年全国三十六郡之一的潼郡,辉煌的潼河历史,何时能再现今人目中,令我遐想不断,嗟叹不已。

潼河是发源于我脚下的母亲河,令人感叹,令人惋惜,更令人期待。



陕西·吕志军

影子一天比一天长起来,脊背一天比一天凉下来,叶子嗖嗖掉落了,一嘟噜一嘟噜的红柿子就挂满了枝头。刹那间,万山染红了。从褒斜古道,到倪骆古道,再到商於古道,驱车的视野所及,蓦然,就会有一树星星点点红灯笼似的柿子闯进来,在树丛里向你招手,呼唤你停下来把这甜蜜果实品尝,瞬间,这甜蜜也漫山染透了。

这时节,它从人的味蕾开始绽放,乘着山涧边的芦苇向山腰蔓延,驾着祥云直逼顶峰,在山风的吹拂下,红彤彤、甜丝丝的味道缭绕了整座秦岭,然后在味蕾的缠绕回味里扩散到千家万户,村村落落。

村头的那棵柿子树就是儿时的欢乐。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柿子树是一种盼望。一群伙伴饿了就打柿子的主意。可是柿子也在青黄不接中。没事,有办法,一顿石头瓦块扔上去,砸下来的柿子插上芝麻秸秆窝进小水缸,不几天就由青变黄,由涩变甜了,咬一口,黄叶晚霜严,熟蒂香独兼。不饿了,村子袅袅炊烟里才有了欢声笑语,才有了捉迷藏、打猪草和上学的劲头。

记得小时候,大汉婆家门口的柿子树没少被我们骚扰。大汉婆人高马大,家里子女多,生活艰难,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让她摸只凳子盯着柿子树,但也盯不住一群饥饿孩子的连番攻击。柿子还是小小“奶尖尖”就被砸下来当陀螺玩具,再大点就是接济肚子的粮食,小家伙们诡计多端哪里看得住。大汉婆往往是拿着棍子追赶一阵子喘着气骂:“叫你们偷,叫你们偷,吃了屁不下。”

等到房子敞亮了,村里年轻人去城里

了,这柿子树就成了风景。雪还绣着土地年轻人就走了,雪再降落的时候他们回来,迎接他们的是一树柿子,抬头望上去,目光和蓝天下的太阳相接,中间是红红的柿子,晶莹剔透皮薄瓤软,里面两瓣柿子核似乎都要破皮而出。柿子树在他们走的时候就开始把雪水积攒起来,贮藏进枝干;春天,又把雨露收集起来,把枝叶绽放开来;它把阳光一片一片摘下来,给青青的柿子上色,上色。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悬。它们说,我们太多了,太挤了,长不大也长不甜。于是它们把弱的、瘦小的抛下去,等到抛下去的连鸡呀鸟呀也再无兴趣了,把阳光吸饱了、贮存够了,就红红地挂着等他们回来。他们带着收获回来了,它们饱满透亮了笑脸相迎,还悄悄低语:咱们也不能不奋斗就享受他们的青睐啊。这一树的红站在村头,是姑娘小伙子们嘴里的美食,是过往游客眼里的美景,是村里人过美滋滋日子心里的亮堂。

柿子的红有两种。一种是挂在枝头的,那是饱蘸了日月精华的红,红得饱满而自然;一种是挂在场面的,一溜儿一溜儿,一条儿一条儿,一场儿一场儿的红,红得激情而奔放。村里人把柿子摘下来,剪了叶,削了皮,绳子拴住柿蒂串起来,挂在屋檐下,挂在场面木架子上,让太阳晒夜露打。地上的皮儿卷了,红了,柿子瓤也软了、红了,这红就像天空的星星排了队,或者受阅的军人列了阵,排山倒海充天塞宇,从每家每户的门前冲出去,冲破河流,冲过山脚,一直冲到目光无法看到的远方。这红碾压一切青的紫的白的颜色,把天地变成红彤彤火烈烈的灿霞,把眼眸燃烧成红彤彤火烈烈的憧憬,把

日子变成红彤彤火烈烈的幸福。在这海洋一般的红里,青砖蓝瓦隐匿其中,是一幅浓艳醒目的山水,那些柿子行间检阅丰收的创造者真正成了创造者,是点睛之笔。

柿子是喜欢阳光的树,哪里有太阳,它就在哪里生长,太阳是它的肥料。从儿时到中年,我从未见过大汉婆给柿子树施肥。但我中年回去,大汉婆会拿出一捧柿饼塞到我手里,柿饼白白的霜里透着粉粉的粉:“吃吧,今年的柿饼特别甜。”过去我和小伙伴去偷,现在递到嘴边了,却吃不了几个了。但那香甜却是一样的。阳光把柿子变成了柿饼,大汉婆故意要留一些柿子挂在树上,她说现在不缺穿不缺吃了,那是给鸟儿留的。“鸟雀把树上的柿饼吃没了,春天就回来了。”大汉婆说。柿子在阳光里由青变黄,由黄转红,由饱满圆润渐渐风干成椭圆,慢慢地结了白白的霜,大汉婆看着日子“哒哒哒”的脚步迈过,她的头发也白了。

我在吃着柿饼的时候,分明看见柿子红彤彤的,在大汉婆的眼里盘踞着,它是炉膛里柴火哔哔啵啵燃烧的颜色,也是秦岭满山枫叶与柿子树共舞的颜色。它瞬间把井冈山一队军人展开的旗帜染红了,把石鲁笔下延安崖边的山丹丹染红了,把天安门广场舞着唱着联欢军民的笑脸染红了。

秋天,一树柿子如星火燎原,把天地山川全染红了。

作者简介:吕志军,现任陕西教育报刊社副总编,入选陕西省作协第二期百优作家扶持计划。小说、散文散见《延河》《厦门文学》《台湾文学选刊》《光明日报》等报刊。